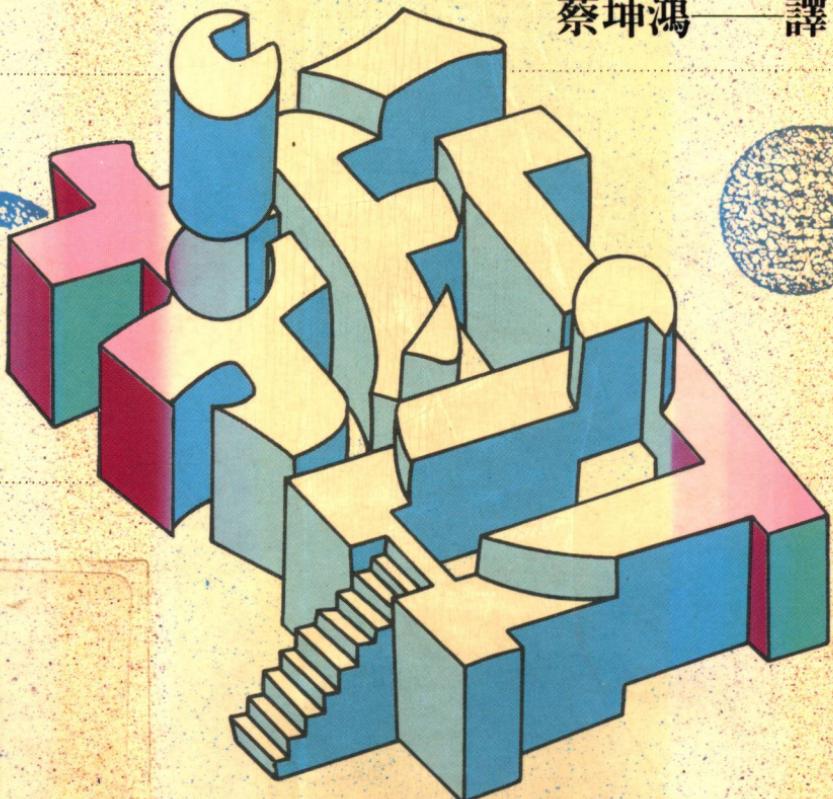


世界的 邏輯結構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卡納普——著
Rudolf Carnap

蔡坤鴻——譯



B81
962

港台書室
灝焰圖書室

Y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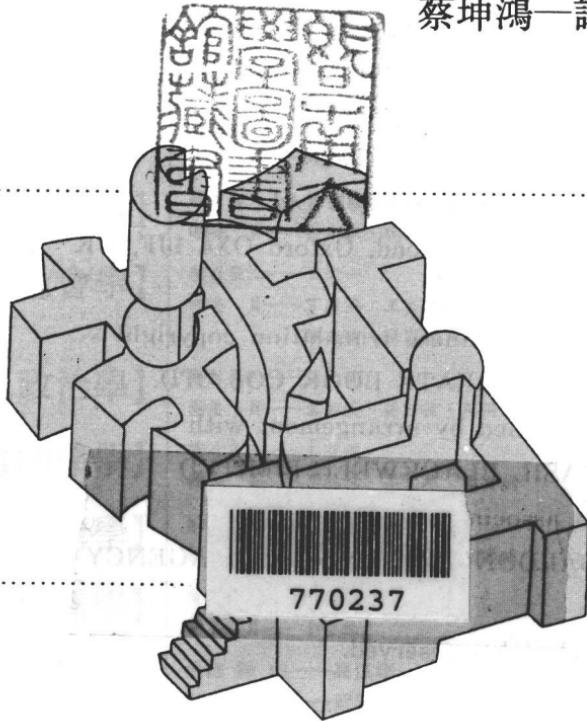
世界的邏輯結構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卡納普—著

Rudolf Carnap

蔡坤鴻—譯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63)

世界邏輯的結構



原 著 > 卡納普
譯 者 > 蔡坤鴻
執行編輯 > 方林萍
出 版 >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 賴阿勝
登 記 證 > 局版臺業字第 1166 號
地 址 >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4 號
電 話 > 219-3338 • 363-1407
傳 真 > 218-2859 • 218-2860
郵 撥 > 0104579-2
印 刷 > 雨利印刷廠
裝 訂 > 欣亞裝訂有限公司
排 版 > 文盛電腦排版公司
初版一刷 > 1995 年 1 月



定價／新台幣 400 元

-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551-662-1

《購書專線／(02) 218-6492》

《免費申訴專線／080-201122》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世界的邏輯結構 / 卡納普(Rudolf Carnap)

著；蔡坤鴻譯。--初版。--臺北市：桂冠，
1995[民84]印刷

面； 公分。--（當代思潮系列叢書：
63）

譯自：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551-662-1(平裝)

1.知識論

161

82004346

Edwards, John, 1947 Dec. 3—
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ty.

Copyright © John Edwards 1985
First published 1985
Reprinted 1988
Basil Blackwell Ltd
108 Cowley Road, Oxford OX4 1JF, UK

©1994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LAUREATE BOOK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L BLACKWELL LIMITED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編審委員

【哲學與宗教學】

總召集人——楊國樞

◎召集人——郭博文、楊惠南

◎委員——成中英、李英明、杜維明、沈清松、林正弘、吳光明、
韋政通、莊文瑞、傅大為、董芳苑、廖立文、廖仁義、
劉述先、蔡美麗

【藝文】

◎召集人——蔡源煌

◎委員——李祖深、周玉山、張大春、張漢良、陳傳興、齊隆壬、
龔鵬程、鄭樹森

【史學】

◎召集人——張玉法

◎委員——江金太、李永熾、杜正勝、林毓生、金恆輝、張朋園、
許倬雲、黃俊傑

【語言學】

◎召集人——黃宣範

◎委員——丁邦新

◎召集人——鄭昭明

◎委員——宋文里、黃光國、黃榮村、游乾桂、雷霆、楊國樞

【心理學】

◎召集人——張春興

◎委員——鍾思嘉、張人杰、吳康寧

◎召集人——李亦園

◎委員——許木柱、陳文德、張恭啓、黃應貴、黃道琳

【社會學】

◎召集人——文崇一

◎委員——丁庭宇、王杏慶、金耀基、高承恕、孫中興、馬康莊、
陳忠信、張家銘、葉啓政、瞿海源、蕭新煌

【政治學】

◎召集人——胡佛

◎委員——朱雲漢、吳乃德、周陽山、洪錦德、許津橋、蔡詩萍

【法律學】

◎召集人——王澤鑑

◎委員——李鴻禧、林文雄、楊日然

【經濟學】

◎召集人——于宗先

◎委員——麥朝成、夏道平、賴建誠

【傳播學】

◎召集人——徐佳士

◎委員——李金銓

◎總策劃——高信疆

◎執行主編——黃彩蕙

◎美術顧問——李男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序

從高空中鳥瞰大地，細流小溪、低丘矮嶺渺不可見，進入眼簾的只有長江大海、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在瓦古以來的歷史時空裡，人生的悲歡離合，日常的蠅營狗苟，都已為歷史洪流所淹沒，銷蝕得無影無踪；但人類的偉大思潮或思想，却似漫漫歷史長夜中的點點彗星，光耀奪目，萬古長新。這些偉大的思潮或思想，代表人類在不同階段的進步，也代表人類在不同時代的蛻變。它們的形成常是總結了一個舊階段的成就，它們的出現則是標示著一個新時代的發軔。長江大海和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具有重大時代意義的思潮或思想，刻畫出歷史的主要脈絡。從這個觀點來看，人類的歷史實在就是一部思想史。

在中國的歷史中，曾經出現過很多傑出的思想家，創造了很多偉大的思潮或思想。這些中國的思想和思想家，與西方的思想和思想家交相輝映，毫不遜色。這種中西各擅勝場的情勢，到了近代却難繼續維持，中國的思想和思想家已黯然失色，無法與他們的西方同道並駕齊驅。近代中國思潮或思想之不及西方蓬勃，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活力日益衰弱，也可能是由於西方文化的動力逐漸強盛。無論真正的原因為何，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皆

應深自惕勵，努力在思想的創造上發憤圖進，以締造一個思潮澎湃的新紀元。

時至今日，世界各國的思潮或思想交互影響，彼此截長補短，力求臻於至善。處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的思想界和學術界，自然不能像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一樣，用閉門造車或孤芳自賞的方式來從事思考工作。要想創造真能掌握時代脈動的新思潮，形成真能透析社會人生的新思想，不僅必須認真觀察現實世界的種種事象，而且必須切實理解當代國內外的主要思潮或思想。為了達到後一目的，只有從研讀中外學者和思想家的名著入手。研讀當代名家的經典之作，可以吸收其思想的菁華，更可以發揮見賢思齊、取法乎上的效果。當然，思潮或思想不會憑空產生，其形成一方面要靠思想家和學者的努力，另方面當地社會的民衆也應有相當的思想水準。有水準的社會思想，則要經由閱讀介紹當代思潮的導論性書籍來培養。

基於以上的認識，為了提高我國社會思想的水準，深化我國學術理論的基礎，以創造培養新思潮或新思想所良好的良好條件，多年來我們一直期望有見識、有魄力的出版家能挺身而出，長期有系統地出版代表當代思潮的名著。這一等待多年的理想，如今終於有了付諸實現的機會——桂冠圖書公司決定出版《當代思潮系列叢書》。這個出版單位有感於社會中功利主義的濃厚及人文精神的薄弱，這套叢書決定以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為主。為了充實叢書的內容，桂冠特邀請台灣海峽兩岸的多位學者專家參與規劃工作，最後議定以下列十幾個學門為選書的範圍：哲學與宗教學、藝文（含文學、藝術、美學）、史學、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社會學（含未來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管理學及傳播學等。

這套叢書所談的內容，主要是有關人文和社會方面的當代思潮。經過各學門編審委員召集人反覆討論後，我們決定以十九世紀末以來作為「當代」的範圍，各學門所選的名著皆以這一時段所完成者為主。我們這樣界定「當代」，並非根據歷史學的分期，而是基於各學門在理論發展方面的考慮。好在這只是一項原則，實際選書時還可再作彈性的伸縮。至於「思潮」一詞，經過召集人協調會議的討論後，原則上決定以此詞指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學術思想或理論：(1)對該學科有開創性的貢獻或影響者，(2)對其他學科有重大的影響者，(3)對社會大眾有廣大的影響者。

在這樣的共識下，《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包含的書籍可分為三個層次：經典性者、評析性者及導論性者。第一類書籍以各學門的名著為限，大都是歐、美、日等國經典著作的中譯本，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第二類書籍則以有系統地分析、評論及整合某家某派(或數家數派)的理論或思想者為限，可為翻譯之作，亦可為我國學者的創作，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至於第三類書籍，則是介紹性的入門讀物，所介紹的可以是一家一派之言，也可以就整個學門的各種理論或思想作深入淺出的闡述。這一類書籍比較適合大學生、高中生及一般民衆閱讀。以上三個層次的書籍，不但內容性質有異，深淺程度也不同，可以滿足各類讀者的求知需要。

在這套叢書之下，桂冠初步計畫在五年內出版三百本書，每個學門約為二十至四十本。這些為數衆多的書稿，主要有三個來源。首先，出版單位已根據各學門所選書單，分別向台灣、大陸及海外的有關學者邀稿，譯著和創作兼而有之。其次，出版單位也已透過不同的學界管道，以合法方式取得大陸已經出版或正在

編撰之西方學術名著譯叢的版權，如甘陽、蘇國勛、劉小楓主編的《西方學術譯叢》和《人文研究叢書》，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文庫》，陳宣良、余紀元、劉繼主編的《文化與價值譯叢》，沈原主編的《文化人類學譯叢》，袁方主編的《當代社會學名著譯叢》，方立天、黃克克主編的《宗教學名著譯叢》等。各學門的編審委員根據議定的書單，從這些譯叢中挑選適當的著作，收入系列叢書。此外，出版單位過去所出版的相關書籍，亦已在選擇後納入叢書，重新加以編排出版。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涉及的學科衆多，為了慎重其事，特分就每一學門組織編審委員會，邀請學有專長的學術文化工作者一百餘位，參與選書、審訂及編輯等工作。各科的編審委員會是由審訂委員和編輯委員組成，前者都是該科的資深學人，後者盡是該科的飽學新秀。每一學門所要出版的書單，先經該科編審委員會擬定，然後由各科召集人會議協商定案，作為選書的基本根據。實際的撰譯工作，皆請學有專攻的學者擔任，其人選由每科的編審委員推薦和邀請。書稿完成後，請相關學科熟諳編譯實務的編輯委員擔任初步校訂工作，就其體例、文詞及可讀性加以判斷，以決定其出版之可行性。校訂者如確認該書可以出版，即交由該科召集人，商請適當審訂委員或其他資深學著作最後之審訂。

對於這套叢書的編審工作，我們所以如此慎重其事，主要是希望它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能具有令人滿意的水準。編印一套有關當代思潮的有水準的系列叢書，是此間出版界和學術界多年的理想，也是我們為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所能提供的最佳服務。我們誠懇地希望兩岸的學者和思想家能從這套叢書中發現一些靈感的泉源，點燃一片片思想的火花。我們更希望好學深思的民衆和學生，

也能從這套叢書中尋得一塊塊思想的綠洲，使自己在煩擾的生活中獲取一點智性的安息。當然，這套叢書的出版如能為中國人的社會增添一分人文氣息，從而使功利主義的色彩有所淡化，則更是喜出望外。

這套叢書之能順利出版，是很多可敬的朋友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中最令人欣賞的，當然是各書的譯者和作者，若非他們的努力，這套叢書必無目前的水準。同樣值得稱道的是各科的編審委員，他們的熱心參與和淵博學識，使整個編審工作的進行了無窒礙。同時，也要藉此機會向高信疆先生表達敬佩之意，他從一開始就參與叢書的策劃工作，在實際編務的設計上提供了高明的意見。最後，對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賴阿勝先生，個人也想表示由衷的敬意。他一向熱心文化事業，此次決心出版這套叢書，益見其重視社會教育及推展學術思想的誠意。

楊國樞

一九八九年序於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哲學與宗教學類召集人序

「當代思潮」雖然不是一個有明確涵義的名詞，但是不論對它在時空範圍和內容上如何界定，一定要包含最近數十年來西洋哲學與宗教思想的發展。在一套當代思潮系列叢書中，如果沒有存在主義者、分析哲學家、現象學者、新馬克思主義者，或天主教與新教神學家的作品，就會使人覺得欠缺極重要的一部分。

哲學與宗教思想家的專門著作表面上看來讀者有限，但是其中所包含的觀點和理論，往往能夠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對於學術文化的發展、文學藝術的創作，以及社會政治的活動，產生反省、批判與引導、開創的作用。有關人類知識和信仰的基礎與生命的終極意義問題，自古以來一直困擾著人的心靈，這類問題並不因經濟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而消失，反而更顯示其嚴重性和迫切性。哲學家與宗教思想家就是盡最大心力去釐清這類問題、並試圖提供答案的人。他們的成果也許並不令人滿意，但是他們的努力卻值得為每一個關懷人類命運與文明前途的知識分子所重視。

這套叢書哲學與宗教類所收集的主要是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重要哲學家與宗教思想的代表著作。以第一次大戰為斷代的界限，是指有關思想家主要學術活動和著作出版的年代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人是一慘痛的經驗，促使他們對知識與價值的問題作更深刻的反省，在哲學與宗教思想上也展現新的風貌。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活躍的思想家，在感覺上與我們屬於同一時代，他們的學說與理論，還是當前哲學與宗教研究者直接討論和批評的對象，對於一般知識大眾也還能發生較大的影響力。其中有少數幾個人，例如胡塞爾與杜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已嶄露頭角，但是他們的學術思想活動為期甚久，有些最重要的作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出版的，所以也包括進來。

我國引介西方思潮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但成效並不顯著，其中除了社會政治的動亂和語言文化斷層等因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學者缺乏虛心與耐性，對於西洋的思想與學說，喜歡作泛泛的談論和自以為是的批判，卻不願作長期有計劃的研究吸收和沉潛深入的理解。這一點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經典名著的翻譯工作做得太少，太沒有系統。以傳統西方哲學而論，即使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休謨、康德這種重要性無以復加的哲學家，他們的作品都還沒有完整且為學術界所公認的標準譯本。這種情形在有關當代思想名著的翻譯上更是如此。我們雖然不時可以看到介紹、評論諸如實證論、詮釋學、批判理論、結構主義、或新正統、解放神學之類的文字，卻很少有這些不同學派主要代表著作嚴謹可靠的翻譯。已有少數零散的翻譯由於素質不高，並不能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參考和依據。

近年以來情況已有改善，台灣海峽兩岸的學者傾注全力從事當代思想名著翻譯工作的人漸漸多起來，使我們覺得有必要將這種工作的成果做有系統的搜集整理，並盡可能加以擴充延續。我們先初步確定一份近七、八十年來哲學與宗教方面最重要著作的清單，然後根據這個書單尋求中文譯本。如果已有的譯本合乎水準，就請原譯者或有關專家加以審核修訂後，列入本叢書中。如果還沒有中文翻譯或已有譯本品質不佳的，則設法邀請能力足以勝任的學者，擔任重新翻譯的工作。希望這套叢書出版後，能為有志於探討當代哲學與宗教思潮的人，提供一套比較完整而且可

以信賴的第一手中文資料。

真正專業性和學院式的研究，自然要以原文的閱讀為起點，而不能只依賴中文翻譯。一個不懂德文的人要談論海德格(Heidegger)或一個不懂法文的人要談論傅柯(Foucault)，在學術界一定難以得到認可。但是我們也不應過份低估譯書的功能和價值，不要忘記康德所讀的休謨著作是德譯本，而許多受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啟發的學者，並未直接接觸希臘文原典。良好的譯本可以激發青年學生和社會人士研讀的興趣。使原著的內容為更多人所認識，因而產生更廣大的影響。如果堅持一切研究都要由外文原著入手，將使西方哲學與宗教思想的瞭解，侷限在少數專家學者身上，對於整個社會文化水準與生活品味的提昇，並沒有太大幫助。唯有當沙特(Sartre)、巴柏(Karl Popper)、羅爾斯(John Rawls)或田立克(Paul Tillich)、漢斯孔恩(Hans Küng)這些人的作品為一般知識大眾所熟悉，成為他們教養過程或閒暇時間常備的精神食糧，我們才可以說國人吸收西方文化，已經達到成功的地步。這一套叢書哲學與宗教類的編輯，主要用意就是希望在這方面盡一分力量。

除了重要思想家本身的代表著作之外，本叢書哲學與宗教類也收集一部分綜論性和歷史性的作品。這一類作品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各種相關的問題和爭論，以及各家各派的歷史發展與基本主張，所選的都是該一題材較完整而具有權威性的作品，我們也很樂意地將它們呈獻給關心當代哲學與宗教思潮的讀者。

郭博文

一九八九年序於
台灣大學哲學系

第二版序言

《世界的邏輯結構》(*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是我的第一本大書，首次嘗試把我早期的哲學反思帶進有系統的形式。第一個版本於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五年間寫成。當我於今日重讀舊有的形構時，發現有許多章節我現在想要以不同的措辭書寫，或全部刪除掉；但我仍同意隱藏在本書背後的哲學取向。特別是對於那些被提出的問題，以及對於那些被使用的方法之本質特徵是如此。主要的問題是有關所有領域的知識（以涉及當下即刻被給予的概念為基礎）之概念的理性重建的可能性。在這裡，理性的重建意指尋求對舊有概念的新定義。舊有的概念通常並不是藉由刻意的形構產生的，而是以多少未反思的以及自發的發展得來的。新的定義應該在清晰與正確中優於舊有的定義，以及尤其應該能適合概念的體系結構。這種對概念的釐清——今天往往被稱為「闡明」(explication)——對我來說仍然是哲學的最重要任務，特別當它是有關於人類思想的主要範疇。

長期以來，各種派別的哲學家已經主張，所有的概念與判斷導自於經驗與理性。基本上，經驗主義者與理性主義者同意這一觀點，即使雙方對於這兩個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給予不同的評價，並且藉由將他們的觀點推向極端而模糊了基本的同意點。他們共通的理論往往是以下面的簡化版本敘述出來：感官提供認知的材料，理性綜合材料，以產生有組織的知識體系。因此，產生了發

現傳統的經驗主義與傳統的理性主義之綜合的問題。傳統的經驗主義正確地強調感官的貢獻，但未體認到邏輯的與數學的形式之重要性與特殊性。理性主義瞭解到此重要性，但相信理性不僅能提供形式，而且本身（先天地）能產生新的內容。透過弗列格(Gottlob Frege)——我在寄拿(Jena)受教於他，但他生前並未被公認為是一位卓越的邏輯學家——以及透過對羅素(Bertrand Russell)作品的研究，我體認到（一方面）數學對於知識體系的形構之基本重要性，以及（另一方面）它的純粹邏輯的、形式的特徵，以獨立於真實世界的偶發事件。這些洞察力形成了我的書籍基礎。後來，透過石利克(Schlick)在維也納學圈的談話，以及透過維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觀念，它們發展成「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特有的思想模式。這種取向有時被稱為「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或「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以便指示出這兩種成分。

在本書中，我關心指出的理論，亦即，原則上可能把所有的概念化約成當下即刻的賦予。然而，我為我自己所提出的問題並不增加一般化的哲學論證之數量，它們已經被提出來以支持這一理論。毋寧說，我想要首先嘗試被指出種類的概念體系的實際形構；意思是說，我要首先選擇某些簡單的基本概念，例如，感覺特質與關係，它們呈現在經驗的粗糙材料之中；然後，我將要以此基礎來形構各種概念的進一步定義。為了處理這一工作，即使只在一些樣本場合中，有必要擁有一種更加優於傳統的邏輯，特別是有關於關係的邏輯。我能進行我的工作，該感謝現代邏輯，它在幾十年前已被發展出來了，特別是弗列格、懷德海(Whitehead)以及羅素所發展的；這種邏輯包含了廣泛的關係理論以及它們的結構性質。再者，透過數量與數量函數（以純粹邏輯概念為基礎）的定義，數學的整個概念結構已被指出是邏輯的一部分。我相當能感受到此現代邏輯已達成的是什麼，並且我體認到它的

方法進一步的有成果之應用在所有領域內的分析與重構中是可能的，包括經驗科學。當時，大多數的哲學家並未懷疑現代邏輯對哲學以及科學基礎探討的革命性的重要。

本書所形構的體系以基本經驗（§ 67）為基本元素。只有一個基本概念是被使用的，亦即某種介於基本經驗（類似的回憶，§ 78）之間的關係。然後，指出其他概念，例如，不同的感官、視覺、視域位置(visual field place)和它們的空間關係、顏色以及它們的類似關係，能夠以此基礎定義出來。確實令人感興趣的、局限於某一單一的基本概念是可能的。然而，今天，這一程序對我而言是太過於人工化了。現在我應該喜愛使用一些較多的基本概念，特別因為這將避免某些缺點，它們出現在感覺特質的建構中（參考§ 70與72的實例）。我現在應該考慮使用為基本元素的，不是基本的經驗〔儘管在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的觀點中，為這種選擇所談及的理由，參考§ 67〕，而是某種類似於馬哈(Mach)的元素的東西，例如，具體的感覺與料；例如，「某一給予時間內的某種視域位置的某種形態的紅色」(a red of a certain type at a certain visual field place at a given time)。然後，我將選擇某些介於這些元素之間的關係做為基本概念，例如「x比y早些」，在視覺領域內以及其他感覺領域內的空間接近之關係，以及性質類似（例如，顏色類似）的關係。

我剛指出的那種體系，以及本書所給予的體系，在「自我心理學領域」(autopsychological domain)中具有它的基礎。然而，在本書內，我已指出另一種體系形式的可能性，它的基本概念涉及一些物理對象（§ 59）。除了在該處中所給予的做為物理基礎的例子的三種形式（§ 62）之外，我現在將特別考慮一種形式，它包含物理事物做為基本元素，以及可觀察的性質與這些事物的關係做為基本概念。這種基礎的一項好處乃是，相對於所指出的種類的性質與關係，有一種更大程度的相互主觀的同意。科學家在